

爱的诗原

吴正





(香港) 吳正

爱的法原

湖南文艺出版社

爱的诗原

吴 正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5 插页：2

字数：72,000 印数：1—10,900

ISBN 7—5404—0353—5

I·281 定价：2.10元

目 录

序一 吴正先生的诗	白桦 1
序二 吴正先生和他的诗	雁翼 7
诗原上(一百三十八首)	13
百衲衣集(二十九首)	56
大海的力量便是乌云的屈服	65
大海呵	67
山湖晚景	68
初冬,一个温和的早晨	70
黄昏	72
会面	
——与诗人白桦	73
残年	78
未来	81
夜的歌	82

逃荒	85
雨的记忆	86
叮	90
路(《人生》之十一)	91
爱	93
开灯	94
在那一天夜晚	96
气息	98
出塞曲	100
一世尘缘	102
中年	103
诗人之老	107
远眺	108
你,她和我	109
角落	112
黄昏佚事	113
近视眼镜	115
叹息	116
一个人	117
影子	119
草地	121
白天与夜晚	122

人呢.....	124
等待.....	125
秋深了	126
诗人.....	128
跨海大桥	129
海滩上	131
香江秋意	133
羽毛球	134
喷泉夜景	136
风筝.....	138
名字的联想	142
钱与爱情	144
致艾青	146
临终.....	149
日·月·星	153
编后记 睿智·潇洒·抒情	155

序一 吴正先生的诗

白桦

我和吴正先生相识在一九八〇年。第一印象是：一个涉世不深但很精明的香港生意人，雄心勃勃，年富力壮。没说三句话就羞涩地向我表示：他喜欢写诗。虽然我立即调整了对他的观察焦距，也无法把这一爱好和他的职业以及商业热情统一起来。一直到一年后他寄来他自己编印的小诗册《萌芽的种子》，我又重新在我心灵的画板上对他的轮廓进行了一番新的修改和设色。今年又收到他大量的诗稿，我才终于在自己的想象中完成关于吴正先生的立体画像。四月我在深圳的梅园和他第二次见面，正像他在诗里描写的那样：

我们面对面

你伸出了你的

我伸出了我的

手——

一次紧紧的握聚

晃如在五年前

我们紧紧地握别

我读了他的全部诗稿，他在这些诗里唱到天，唱到地，唱到童年，唱到晴朗和阳光，唱到一个世界和另外的九百九十九个世界，唱到他滴着——一直滴着鲜血的心灵。开始我又有有点纳闷，一个常年在港美、港台、港星线上飞来飞去的忙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去写诗呢？他竟然还有一个自己的自由天地！在香港，大概最响亮的声音是金币相撞的声音，金币的声音却淹没不了他的歌唱！有时像学者那样从容，有时像骑士那样勇猛。他的诗我看都是一幅幅色彩鲜明的油画，又流泄出深情悦耳的旋律，同时又咄咄逼人地向自己和别人的心灵发问，启迪你必须去思考。含蓄而不故作朦胧，华丽而不流于浮泛。

当我知道他的经历之后我就完全理解了。一棵在故土上、在故土的阳光雨露、风霜冰雪中成

长的绿树，他的体内有了三十个年轮之后，才移植到那块精神贫脊的半岛上。一九四九年才出生的一个上海小赤佬，欢乐、忧愁、恐怖、痛苦、惶惑、失望……等等属于人生百科全书里的题目都体验过了。如他所说：“这些都成为以后诗情冲动的重要能源。”自幼酷爱音乐，拉小提琴，在十年动乱中自学完成外语学院的英语教程，得以阅读许多原文的西方古典与现代文学名著。偷偷地写过一些多行诗。他带着沉重的回忆，温馨而炽烈的爱、苦痛的思考离开亲爱的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去了。一个多么大的包袱啊，自愿长时间、也许是永生背在背上。相形之下，手里那个方形装信用卡和合同的文件夹就显得很小很轻了！写起诗来可以把商务上的事丢在一边，这最多也只是一个赚多赚少的问题，他一直保留着他认为一颗诗的童心，“文革”期间，他和他的女友（今天的妻子）美美为藏匿他最初的诗稿，宁愿把黄金现钞留在家被人抄走。把那些稚嫩但非常真挚的处女作装在木箱中转移到许多亲友的家里，亲友们谁也不知道木箱中装的是当时比炸药还要危险的违禁品，都以为是什么财宝。在最恐怖的时候，他也不舍得将这些足以引起杀身大祸的文字

付之一炬，甚至不得不埋在荒芜的公园的地下。

曾几何时，海洋般汹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今天，谁还记得那些不得不说的谎言和故意的诋毁、恶毒的污蔑呢？但中国人还能背诵屈原、李白的诗，当代中国人的诗，象青草一样，“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

曾几何时，歇斯底里的伪革命的喧嚣充满了整个空间，和杀戮、陷害、告密一起延续了那么长久。今天，谁还愿意皱着眉头在记忆中去翻那肮脏的一页呢？而莫扎特、贝多芬从沉重而又在清新的空气中回荡起来，还有战国时代飘来的编钟鼓乐，从唐代飘来的霓裳羽衣曲……

历史是最公正而无情的！人，我说是善良并尊重历史的人们，谁都愿意听热情的歌唱甚至由衷而发的喟叹；而不愿意听杀气腾腾、声嘶力竭的狂吠。

吴正还有一首短诗《古帆》，

一摇古旧的渔船
灰濛濛的帆
暗莹莹的壳
不慌不忙

左一晃，右一摆的橹
若无其事地
我行我素地
从历史的过去
缓缓地、悠悠地
流来
在现代化的港口间
缓缓地、悠悠地
通过……

这是吴正心中的一摇故国的航船，这是吴正想思中的故国的象征的航船，这也就是吴正眼中的故国，也是我们眼中的故国！我们为她的“缓缓”“悠悠”感到自豪？还是为她的“缓缓”“悠悠”感到辛酸呢？

只有时时刻刻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故国的游子才能发出这样既有忧愁，又怀着希望的呻吟……

我把吴正先生的诗介绍给读者，读者会从此渗透着血泪的诗，这感情、这画面、这色彩，这反复的鲜明比较中得到美的享受和人生的哲理思索，得到爱和因这爱而唤醒的爱！

爱才能有希望、理想、力量，不倦地追求和

永不泯灭的良知。不是吗？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上海

序二 吴正先生和他的诗

××兄：

一个人的诗把我推进了感情的波涛，几天来不能平静，象一叶小舟，在诗的激浪之中漂荡。在我，这是很少有的。因此给你写这封信，推荐一个使我激动的诗人和他的诗。

我要说，这个诗人是一个奇人，他的诗艺和他诗的智慧，他诗的激情和他诗的视野，他诗的冷的思索和他诗的热的胸怀，都可能使写诗的和读诗的人惊目。

这个诗人名叫吴正，正处在诗的年龄——今年三十七岁，爱诗如命，喜欢音乐，拉一手好提琴，读了许许多多的书。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会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从事的职业，距离诗十万八千里——一个祖传的商业家，企业家，又在一个美国特别大的企业里任

职，成天忙于商品信息，市场竞争，甚至每一天怎样吃饭也是商业性的安排。但确确实实，他每一天都思诗、都写诗。多么矛盾的生命、矛盾的感情、矛盾的心灵，矛盾的每一天的二十四小时。

一个高度矛盾着的高度统一。支持和结构这个统一的是他诗的、非商业的、纯净的灵魂。这种感觉不只是来自他的诗，更来自他的人。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我没有想到是他——他身上、脸上甚至眼神里没有大商业、大企业家的任何一点征候，从服装到皮鞋到发式。头发是乱的，眼神纯朴得像一个孩子，脸上的络腮胡子是刚剃过的，但没有剃干净。他美丽而聪明的妻子替他难为情了，说昨晚他深夜才回家，第二天黎明就匆匆赶上从九龙到广州的火车，来和我相会了，一切都来不及收拾。但说罢又笑了，那意思是说，他是“从来就如此”的——我想，幸亏他有一位善良贤惠的妻子，否则，鞋也会穿倒的。

面对那一双火热而又纯朴的眼睛，你是没有勇气说客套话的，于是，我坦率的说出了我对他作品的看法。

她呢？没有怎么过多的说诗，而是讲他心的深处关于诗和商业的矛盾，说他怎么样从小有志

于诗，但父亲就他一个儿子，父亲去世了，把一付沉重的商业和企业的担子放在了他肩上，他不担也得担——那是关系着许多人生计的事呀。

是的，他的气质、性格、情趣和灵魂不是属于商业的，而是属于诗的。

关于他的诗，我要说，××兄，他的诗不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也不是属于新一代的现代派的，而是属于他自己的，属于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中华民族成熟的一代人的。但又确确实实属于我们这一代，也属于下一代的，甚至可以说也是属于还没有诞生的那些代人的。这一点，你读后就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当然，他诗的感受来自我们不熟悉的、金钱为上帝的香港社会。

他是那个上帝的小民。他又是那个上帝的叛逆者。

他在一首诗里说过：

“艺术是人性之树开出来的优美花朵，
是人用来证明自己是人的重要手段。”

这是他的艺术观，也是他的人生观。

因此，他用抒情长诗描写了他独特的《香港印象记》，描写的那样具体又那样透彻，像坐在直升飞机上俯拍的一张照片。

我所以把他的诗推荐给你，是因为它即是诗的又是诗学的，是诗与诗论溶合成一体的东西，但首先它是诗。

吴正先生还写过一篇比较长的诗论，那是纯属于诗美学和诗艺学的研究。但又具有颇浓的生活气氛。

我之所以爱他的诗，不仅它具有哲理的思想的含量，他写的许多抒情诗中（包括他写得很美的爱情诗），多具有哲理的思索。只不过那人生的、社会的、爱情的、金钱的、历史的、人物的和植物的哲理思索，含蓄在浓烈的感情形象之中罢了。如他随手写来的一首《小诗》。

当远古的地球还是一片沙原
阳光能公平地吻到它的每一寸，
当现代的世界渐渐垒起时
阴影便有了营钻的机会。
在原始的昨天
嫉恨还未形成，

到了文明的今天

彻底的坦白似已不再可能……

吴正先生的诗正和他的人，是艺术的也是思想的，是善思的也是多情的，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是多愁的也是乐观的，如他的《人生》之五，

在无限的时空里

我们的名字

以其短促的轨迹

划出了光亮的经历；

以其毁灭的燃烧

录下了存在过的事实。

这封信写的够长了，无法再具体的谈论他的诗艺术，反正有作品在，让读者自己去品评，去认识吧。

不过，吴正先生的诗证实着：诗人首先是一个思想家。

我以认识了这样一位诗人而高兴，××兄，我相信你也是这样。

让我们共祝吴正先生在诗创作上作出更大的